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二十二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四

禮運

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運之道

張子曰禮運本是一片段文字混混然一大意須是

據大體而觀之乃能見胡氏曰禮運是子游作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

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

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此聖人傷古治之不復因蜡祭而明其意也蜡謂於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賓則異姓
之臣助祭者也觀謂門闕縣國典於上以示人者昔
孔子仕魯與於蜡祭之賓祭事既畢因出遊於觀之
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以嘆夫魯也時子游在側
問曰君子何嘆孔子曰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
與夫三代英賢之臣所以得時行道之盛今雖未之

及見也而嘗有志焉案有志如云吾其為東周乎鄭氏謂識古文未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此言五帝時之事也天下為公謂官天下如堯授舜舜授禹也外户者扉從外闔也大同天下如一也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而不以私其子孫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推以及人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者皆有所養男各安於所業之分女各歸於良奥之家以貨之弃於地為可惡也但得貯貨以資用足矣不必擅而藏於己也以力之不出於身為可惡也但得竭力以成事足矣不

必專以營乎己也夫如是故姦邪之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絶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之謂大同之世而日由於禮而不自知也張子曰大道之行窮乏皆有所養者盖民足固自如此菽粟如水火民焉有不仁者哉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

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

此言三代之英之事也天下為家謂家天下如禹傳子也父子為世兄弟為及刑猶法也今自三代而後大道既隱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復傳賢故下之人亦遂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藏貨出力皆以為己大人之

傳位以世及為禮以城郭溝池之守為固且凡事必本禮義以為紀如君臣之正父子之篤兄弟之睦夫婦之和以至於制度之設田里之立勇知之賢為己之功皆莫有外於禮義者是故姦謀由此而作兵爭由此而起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所以為三代之英選者正以六君子之莫不謹於禮也故禮以制事則著其義禮以防欺則考其信禮以詰姦則著有過禮以立愛則刑仁禮以訓恭則講讓而皆有以示民之

常法如有不由此者雖居尊位亦必廢之而衆以為殃民此見興廢全繫於禮是謂小康之時非復大同之世矣案家語無禮義以為紀至兵由此起亦無以著其義至是謂小康有禮之所興與天地竝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四句義理甚優此記似以禮於忠信為薄恐是漢人傳會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此言禮之所繫者重也殽效也言偃復問曰子所言者固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先王之制禮也上以承天之道而下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葢非獨與廢所由也鄘風相鼠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以承天之

道則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以治人之情則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人則天道明人情治而天下國家乃可得而正也案此節子游承上發問子因約言禮之始終本末以答之言天地而又言鬼神則所謂造化之迹是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

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此言聖人之言禮必有所考據也鄭氏云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得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古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禮莫備於昭代而實監於夏殷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求之而不足徵也吾僅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求之而不足徵也吾僅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而禮之所由起

者可推也案聖人之於禮也有述古之誠而又有心通之智鄭氏謂是觀於二書之意所見高矣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此言古初養生送死之禮也捭擘也汙掘地為汙坎也抔手掬也蕢桴蓋以草為桴也皋引聲之詞某謂

死者腥生稻米也苴包也原夫禮之初蓋始諸飲食古無釜甑也則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無尊罍草木也則鑿地為尊以手掬飲取蕢為桴築土為鼓其簡陋也如此然非但可以事生而已有可致其誠敬於鬼神者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其名曰皋某復如是不生然後取生稻米為含飯而裹孰肉為遣奠也故始也望天而招而繼也藏於地以體魄之降於下而知氣之升於上也故死者則之幽而北首生

者則向明而南鄉此皆從古初之制也案食之禮始於燔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汙尊抔飲則是蕢桴土鼓蓋為樂之始矣古初之時儀文未備而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有黙契而無閒者固非後世之所能易也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笵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

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此言法制至後聖而備也營窟營累其土以為窟穴也橧巢橧聚薪柴以為巢居也茹毛者謂去毛不盡而并食之范字當從竹韻注云鑄器之式也范金者造形範以治治也合土者合坏墼以作陶也裹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鑊曰亨貫而置之火曰炙酪醋也治湅染之類也昔先王之世未有宮室民無以居故冬避寒則營窟以土處夏避暑則橧巢以木處

未有火化故食草木之實與鳥獸之肉并飲其血而茹其毛未有麻絲故取鳥之羽獸之皮以為衣而蔽其體迨至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以前民用蓋得火以範金合土而為臺榭宫室牖户則可代巢穴而居矣炮燔亨炙而為醴酪則可代毛血而食矣治其麻絲而為布帛則可代羽皮而衣矣於是乎明可以養生送死幽可以事鬼神上帝皆從乎脩其利者之朔也陳氏祥道曰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有始謂之

朔呉氏澄曰上古時事為太朴陋不可從也故言後

聖可從之禮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玄酒即水周禮有五齊醴即醴齊酒一宿而成者醆即盎齊酒成

而白色者粢當作齊粢醍即醍齊酒成而赤色者澄酒即沈齊酒成而滓沈者色純曰犧體全曰牲祝祝為主人告神之辭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上神謂天神祭祀之物今昔不同而陳設各有其序故玄酒則在室内近北醴醆則在室之稍南近戶粢醍則在於堂澄酒則在於下盖重古而畧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為序也至犧牲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各備其器也樂中之琴瑟則在

堂上管磬鐘鼓則在堂下各列其等也祝以孝告祖考嘏以慈告子孫各脩其職也禮物既備於以降天神及先祖則君不迎尸正君臣也北面事尸明子事父之道篤父子也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睦兄弟也獻與餕各有次序而無遺缺齊上下也君在阼夫人在東房夫婦有所也行禮如此則鬼神莫不歆享是以能承受上天之福祜也周氏諝曰有齊酒犧牲鐘鼓祝嘏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矣然必待正君臣

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夫婦有所而後可以承天之

祜者尤以人事為重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

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

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

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

此禮之大成也

此言祭禮之大成也祝號周禮有六神號鬼號祇號

牲號齊號幣號是也腥生肉殽骨體越席蒲席也冪

覆也澣帛湅染之帛也簠內圓外方簋外圓內方籩

竹器豆木器鉶似鼎而小祥善也祭祀之禮有合古

今而始備者凡鬼神牲玉皆造為美號之辭而祝史

稱之每祭必設玄酒於五齊之上薦血毛於殺牲之

時又以生肉載於俎而進於尸前骨體既解則以湯

爓而孰之席用蒲屬冪用疏布祭服用湅染之帛朝

踐薦腥時用醴饋食薦孰時用醆主人獻尸賓長以

肝從主婦獻尸賔長以燔從君與夫人交錯而獻皆所以嘉善於死者之䰟魄而求契合於冥漠也然後退取燗肉及尸俎所不載之左體而合亨之於犬豕牛羊體别其骨之貴賤而為祭末燕饗之衆俎以稻粱實簠黍稷實簋水土之品實籩豆五味之和實鉶鼎祝以孝告尸主嘏以慈告子孫是之謂大祥而盡善此所以有本有文而為禮之大成也案鄭注血毛以上所以法於大古孰其殽以下所以法於中古退

而合亨以下謂薦今世之食也周禮越席疏布是祭

天物此蓋錯舉而備言之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

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此言周禮以魯僭而衰也厲王名胡幽王名宮涅傷

猶壞也孔子因言偃之問而自明其嘆魯之意曰嗚

呼哀哉我觀周家文武之道實由於幽厲而傷之今

周禮在魯吾舍魯將安往矣然魯之有郊禘則非禮也是周公之道蓋因子孫之僭而衰矣杞之郊也以為禹也宋之郊也以為契也二國之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是天子之事守也在禮唯天子祭天地諸侯但祭社稷而已魯非杞宋之比若之何郊與禘也程子曰周公雖聖人臣也周公之功皆人臣所當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案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人止之據此

則郊廟之禮魯嘗請之周周不許而自用之也觀於周公閟辭備物之享甯俞讒湛露彤弓而魯人曽無一言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則知魯僭蓋起於東遷之初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説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

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此歷言失禮之弊也陳注大假之假當作嘏冕祭服弁朝服齒齊列也始則祝以主人之辭告於神終則嘏以神之辭告於主惟不敢易其常道古制是謂大假而神必福之若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而君不及知非禮也是謂幽暗之國醆為夏爵斝為殷爵惟杞宋二王之後君得以之獻尸尸亦得以之酢君其

餘諸侯不用時王之器而用此以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上之君冕弁為廟朝之尊服兵革為國家之武衛藏於私家而肆其強橫非禮也是謂脅制之君大夫而官事不攝祭器不假及祭而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紊亂之國凡仕於諸侯者對君而言則曰臣仕於卿大夫之家者對主而言則曰僕居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年君不之使其以衰裳赴朝或與家僕雜居齊列皆非禮也是謂君與臣無別而共有此國

案孔疏大夫有地者置宰一人兼攝衆職大夫無地不造祭器有地造而不具樂有判縣而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吳氏澄曰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僕雜齊之非禮先言喪與昏之不後使以見衰裳入朝之非禮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

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此亦言失禮之弊也采謂采地子孫通謂支子孫禮籍若周禮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是也天子有畿內之田諸侯有國大夫有采皆得以處其子孫而等級分明此先王之制度也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其祖廟諸侯以此敬天子而天子亦不敢慢其先人者禮也使不以大史掌禮之籍而入或言動有違則是天子而壞法亂紀矣諸侯之於臣有問疾弔喪以

厚之者禮也非此而入諸臣之家則是輕舉妄動君臣相為戲謔而已矣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此言禮失而及於政也接賔以禮曰儐接鬼神亦然

制度如衣服度量權衡之類禮也者君所操持之大柄也所以别近似之嫌明幾兆之微儐接鬼神考正制度辨别仁義此政所由治而君所恃以安其位也若失此禮則政不正而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為君者峻法以繩下為民者輕犯而無恥斯刑肅俗敝而法失其常法失其常則禮失其列禮失其列此士職所以不事也刑肅而俗敝此民心所以不歸也是謂疵病之國蓋禮者政之本

政者禮之用而刑以輔之其得失未有不相因者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此言禮以治政安君之實也藏猶安也命出政之命令也政不正則君危故政者乃君之所以藏身者也是故夫政必推本於天而效之以降命凡君命之所

至一如天命之所至命降於社而法其高下使尊卑有序是之謂效地之政也降於祖廟而自仁率親自義率祖是之謂仁義之政也降於山川而因其材物利其器用是之謂興作之政也降於五祀而門行有守內外有職是之謂制度之政也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聖人之用禮如此此所以民懷其德而有藏身之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

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此推言為政之本也參者竝立而為三也政必本於君身故聖人所以參於天地竝於鬼神者凡以治政也蓋天地鬼神之為體者聖人之心之所存天地鬼神之為用者聖人之心之所樂處其所存則居之安而即禮之所為序也玩其所樂則資之深而即民之

所由治也故天運四時地産百貨人則父生而師教之此四者惟君能以正用之故君當先立於無過之地也案處其所存四句與易言居安樂玩相似皆指聖人所自得而言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

生

此言為政之大體也所明謂本諸身明人謂求諸人也惟君為能治之本故君者自昭明德非明人者也養以天下非養人者也莫非王臣非事人者也若君而明人則本不立而有過養人則不給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即以自治也養君即以自安也事君即以自顯也惟禮教通達於下而分遂一定而不踰故人皆愛守義而死患不義而生也案鄭氏讀下則字

為明陳氏讀上明字為則書云明明哲實作則如字義自可通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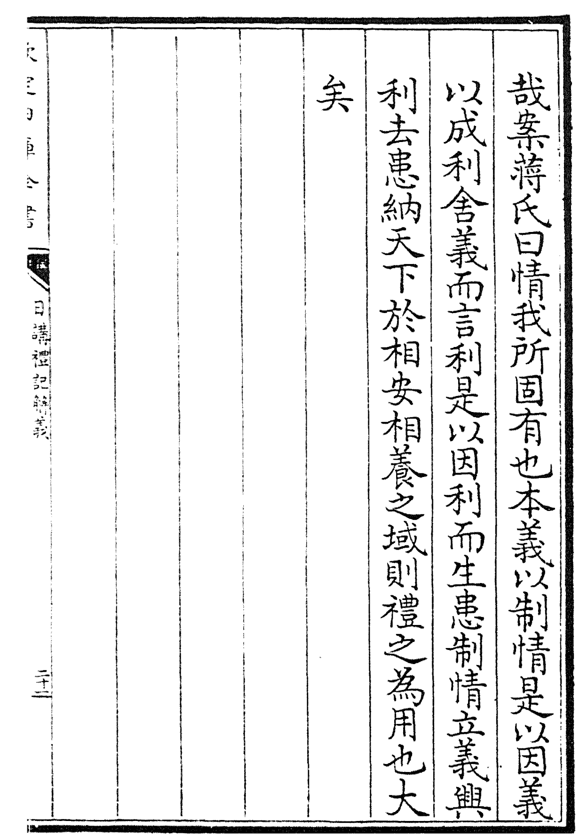
此言用人與死難之道也去猶棄也變讀作辨辨猶正也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如知者能謀而多詐故用人之知則去其詐勇者能斷而多怒故用人之勇則去其怒仁者能施而多愛故用人之仁

則去其貪至於國有患難君為社稷而死者義之宜也大夫為君之宗廟而死者道之正也棄用人者貴乎通而守死則要於至正又人君能用人則知者勇者仁者皆為之效死矣蓋與禮達分定之意相足也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不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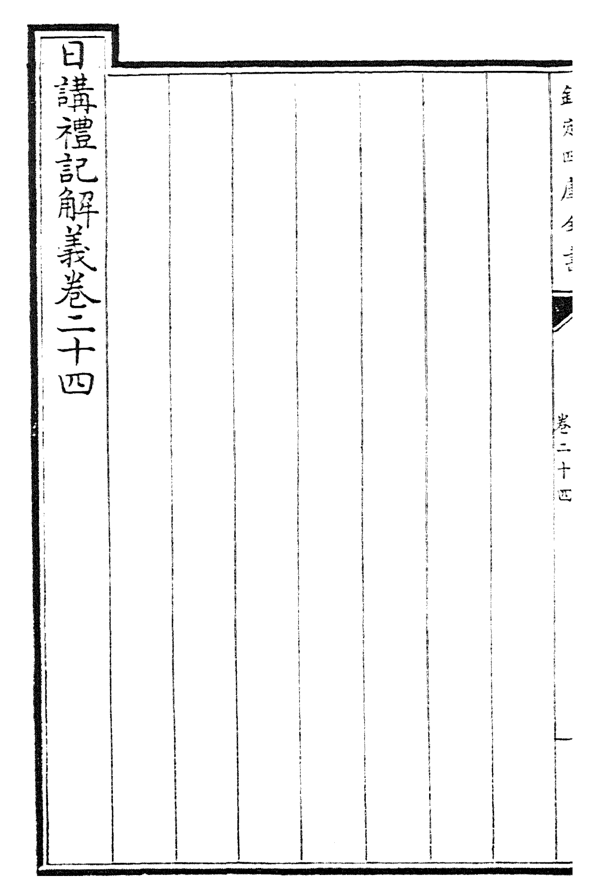
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此言聖人之深明乎人情而見治天下之必以禮也耐音能辟開也聖人之為治也天下雖大而能以為一家若家人父子然中國之人雖衆而能以為一人如手足腹心然此非以私意測度之也盖天下中國之離合繫乎人情故必有以知其情更開闢義路而

使之由明達其利與害而使之趨使之避然後能合而為一家為一人也何謂人情則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乃人所弗學而能也何謂人義則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乃人所共由之道也講信脩睦而足以和義乃人之所同利因爭奪而至於相殺乃人之所同患也故聖人而欲有以治人之七情脩其十義使之講信脩睦尚慈讓而去爭奪未有能外於禮者若舍禮則將何以治之



哉案蔣氏曰情我所固有也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舍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制情立義興利去患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禮之為用也大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四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五

禮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此言窮欲惡之情必由於禮也凡人莫不有欲而飲食男女則大欲存焉莫不有惡而死亡貧苦則大惡

存焉故人雖有七情而欲惡者乃心之大端也人既各藏其心而不可以測度則是美惡皆在其心而未嘗遽見於色也將欲一一窮而察之非禮其將何以哉蓋禮以治人情而即以是窮之禮器云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夫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所以為禮之德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此言人有所稟以生將以明制作之有本也德指實理而言交指變合而言會指凝成而言也人之所以為人有非茍然而已者其原於一理則為天地之德理行於氣則或變或合而為陰陽之交或屈或伸而為鬼神之會至於形生神發則皆五行之氣之秀者為之此實理所以全具而獨為萬物之靈也案德即性也天地之德即孝經所謂天地之性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則莫著於魂魄矣萬物皆生於五行之氣

而人之所以貴於物者以得其秀而最靈故也周子

　太極圖説蓋本於此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

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此言天地所以生物之本也竅孔也播分布也欲明

乎人生之貴當先知天地所以生物之本所以生物

者何陰陽而已矣是故天為陽氣所積而位乎上其

成象於天則垂而為日星者是地為陰氣所積而位

乎下其成形於地則竅而為山川者是夫日星之光下垂則天交於地山川之竅上通則地交於天由是陽變陰合而生五行則五行一陰陽也播五行之氣於四時則四時亦一陰陽也以其分而言則土無專氣而以木火為陽金水為陰可也以水木為陽火金為陰亦可也以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可也以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亦可也陰陽調和而後月於是乎生焉則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而萬物之胎產應之

矣是故月也者兼陰陽而處乎天地之間者也自朔之後而生明以漸至於望則三五而盈以受陽之施也自望之後而生魄以漸至於晦則三五而闕以毓陰之孕也從父而舒光歸母而生霸故凡物之生以月為節也案日月星皆繫於天而此乃先言日星而後言月者蓋日星則純乎陽也山川則純乎陰也月輪處乎九重天之下而於地為最近是故大塊噫氣山川出雲乃其所專職以上交於天者而二氣絪緼

矣故記以月為天地之和而堯典命羲和亦先言日星而後言月洪範既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又必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故三十日為一月而月主月也月遠日則光滿近日則光微陰陽消息之機於是為著納甲之法以明魄分陰陽其亦有見於此與舊注謂生生明也不及生魄似於義為偏又下文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亦列月於日星之後而論者皆未之及今故參書義而訂之

如此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

此承上言五行之運也動運也竭盡也終也本始也

五行之運由木而火而金而水唯土無不在而此盛

則彼衰是迭相竭也五行播於四時時各三月而成

十二月其氣更互環生是還相為本也案五行之運

終則有始分固一定而不移命實流行而不已蓋天

地陰陽之所以生萬物者固如此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此以樂言亦陰陽五行之所為也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黄鍾子大蔟寅姑洗辰蕤賔午夷則申無射戌為六律合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中呂巳夾鍾卯之六呂為十二管管以竹為之即十二月之管也其序則黄鍾一林鍾二大蔟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賔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中呂十二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皆可為宮也先王作樂播

之以五聲宣之以六律而候之以十二管始於黄鍾終於中呂上生三分益一下生三分損一皆隔八相生當其為宫則五聲皆備如黄鍾為第一宫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若林鍾為宫則上生大蔟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餘並倣此是五聲六律十二管之屬還相為宫也朱子曰案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宫前一位以為變宫五聲之正

至此而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為變徵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為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為八十四聲自唐以来法皆如此云又曰黄鍾惟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為宮則黄鍾之為徵商羽角二變者但用變律漢志謂黄鍾至尊不為役也方氏慤曰律左旋而生吕則為同位所以象夫婦吕右轉而生律則為異

位所以象子母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此以味與色言亦陰陽五行之所為也酸苦辛鹹甘為五味加滑為六和是為十二月之食青赤黄白黒為五色并天玄為六章是為十二月之衣質猶主也家語下相為質作相為主更以味言之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餘味皆用又加滑甘成六和而

為十二食但以時之所宜還相為質也更以色言之
如春衣青夏衣赤秋衣白冬衣黑餘色皆用又幷天
玄成六章而為十二衣但以其時之象還相為質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聲被色而生
者也
此結上文而言人生之獨異也端謂端緒猶物在中
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生也元亨利貞之理賦而
為仁義禮智之性是即天地之心也水火木金土之

氣凝而為貌言視聽思之質是即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為五味食之以養其口感而為五聲別之以養其耳形而為五色被之以章其身乃人之所由以生養者也案上言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此又言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者德具於心而氣必有所從始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

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奥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

此承上而言聖人所以立極也量分限也藝極考成也奥猶主也聖人之制為禮法也必以天地為本原以陰陽為端緒以四時為權柄以日星為紀綱月以

為程量鬼神以為徒侶五行以為本質禮義以為器用人情以為田功四靈以為畜養夫萬物生於天地以天地為本故物可統而舉也陽為德陰為刑以陰陽為端故情可推而見也因時起事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而趨也日星有次舍以為紀故事可列而序也月有盈闕以為量故功有藝而不敢過不敢不及也鬼神為造化之用而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屬實與政事相依以為徒故事可據而守也五行之運終

始相循以為質故事可往而復也器利則事成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能治人者人必歸之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德盛化神萬物咸若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案天地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張子曰自天地為本至四靈為畜一理也特細别耳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

故人情不失

此申言四靈為畜也淰驚散之貌獝驚飛也狘驚走也何謂四靈若麟性之仁厚鳳之知治亂龜之兆吉凶龍之能變化則所謂四靈是已唯龍以為畜故魚鮪不至於驚散鳳以為畜故鳥不至於驚飛麟以為畜故獸不至於驚走龜以為畜故疑可取決而不失乎人情之正也案三靈馴擾則其類皆從龜乃不言介蟲類應者以前知之物尤聖人所寶故特明之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此言聖人所以制為祭禮之意也御猶治也先王措天下於治安如此而猶不敢自任也故秉蓍龜以定其期陳列祭祀之所宜行以盡其敬瘞埋繒帛以備其物宣揚祝嘏辭說以致其情設委曲之制度以修其文是故國有典禮則百官各有所治百事各有所司而凡所行禮皆有次第也案設制度以上專言祭

禮下則自國有禮而遞推之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此言達禮之事也宗宗人祝大祝也三公大師大傅大保也卜大卜筮筮人瞽侑樂官侑食者惟禮達而

分乃定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而一於祭祀焉致之故祭帝於郊所以尊之而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親之而列地利也祖廟所以致孝而本仁也山川所以致敬而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明制度而本事也故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五更巫主弔臨而居前史書言動而居後卜筮瞽侑或審災祥或辨聲樂而皆在於左右王居其中此心何為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而已真氏德秀曰古之所以衆建忠賢森

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君心至正而禮之達於下也有原矣案南北郊分合之義論者不一或據此文以為方澤即國中之社蓋地統於天故尊天而親地汪氏克寛云祭天必及地者尊可以統卑禮地不及天者卑不可以壓尊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此承上而言禮行之效也禮所以治神人和上下故禮行於郊而天心協應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地無遺利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父子以定孝慈服習焉禮行於五祀而等威以辨率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皆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此言禮之本於造化也官主也當天地未分渾淪之

元氣函三為一是曰大一聖人之制夫禮實本於此由是分為天地而有高卑轉為陰陽而有動靜變為四時而有舒斂列為鬼神而有屈伸聖人本此以降命者皆主於法天而非人之所為也案禮本大一猶云易有大極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此言禮之切於人而究其所以行也協合也藝猶才也夫禮必本於天此秩敘之原也動而之地而有所效法列而之事而有所兼及變而從時而有所推行合乎分藝而有所宜稱所謂官於天者如此至於其居人也則曰養禮以養人為本也其行之則以貨力辭讓飲食而周於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則禮之達於下也備矣荀子曰恭敬辭讓所以養安禮義文理所以養情是故物有節文非特養人之欲而已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此言禮義為治身之要也竇孔穴之通出入者禮為義之用義為禮之體二者至切於人乃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內而治心外而脩身以固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明而養生送死幽而祭祀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乎天道順乎人情以為出入必由之大竇也故禮之不可以已也唯聖人為能知之故壞國喪家亡人未有不先去其禮者故禮之於人猶酒之以糵而成味也君子則以厚待之以成德猶酒之以糵而成味也君子則以厚小人則以薄禮豈有厚薄哉人自為之爾案此言順人情猶孟子言以利為本自此至終篇皆發此意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

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此言禮以人情為主而喻之於治田也脩者講明之意播者散布發越之謂人情易流而難制故聖王所務為講明者必以義為所操之柄以禮為所行之序而後人情可得而治矣蓋人之有情猶地之有田而聖王之治之也無不至是故以禮為防範而脩之猶治田者之始於耕也以義為裁制而舉而措之猶之

隨乎土宜而種以嘉穀也講學明理以去其非猶之養苗而務去草也知既高明而踐履篤實則本於心德之仁以聚之猶穀之熟而後穫也由是以造於從容之域則播於樂之自然者以安之此則猶食而無不饜飫也案鄭注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聖人之治天下也人情以為田亦異夫率法而强之者矣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

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此承上而言禮義仁之相須也藝以事言仁以心言講明也禮也者必權衡於義而制之既定則確然而有常是義之實也苟協諸義而協則雖先王所未有之禮固可以度於義而創為也義者人心之裁制故在外之藝以義為分限在内之仁以義為品節果能合於藝之分明於仁之節則義之道得而人望而畏之是得之者强也仁者本心之全德而化而裁之推

而行之乃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其道足以長人故得之者尊也張子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蓋性之發為仁斂為義而禮則進反於仁義之閒故於此合而言之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

此是中喻以明前意也禮者先王治國之具猶耜為農夫治田之具治國而不以禮則是無耜而耕也禮必因時而制宜田則既墾而播種為禮而不本於義是猶耕而弗種也義必以學而辨其是非種必以耘而去其稂莠為義而不講之以學是猶種而弗耨也學之勤則理可聚耨之勤則穀可登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是猶耨而弗穫也樂所以樂而安其心食所以養而享其利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是猶穫

而弗食也案前言陳義而此言本者方氏慤謂凡種皆所以立本前言本仁而此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也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

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此因治人情而極言禮教之效也肥者充盈之意樂之入人期於和順食之養人期於肥體安之以樂而不能達於至順是猶食而弗肥也顧肥則有所致矣如四體順正而膚革充盈乃人一身之肥也父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友弟恭而其情親夫義婦聽而其情洽乃一家之肥也大臣有持循而奉乎法小臣有分辨而著其廉官職以次而相序君臣以義而相正乃

一國之肥也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車之承載有
樂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調適諸侯朝聘時而以禮相
與大夫靖共而以法相序士忠順而以信相考百姓
淳樸而以睦相守乃天下之肥也夫是之謂大順而
由是以養生送死祭祀鬼神各得其常而有莫知所
以然者此聖王禮教之極功也案篇首言禮以治人
之情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至是乃詳言之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

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此極言大順之理也苑藴滯之意人君以大順治天下故天下之事雖大積焉而推行有漸不至於苑滯並行而彼此各得不至於錯繆細行而曲折皆當不至於有失深遠而能通茂密而仍有閒連而得其分者不相及也動而協其宜者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而無患也案易言危者安其

位者也順之與危相去遠矣而對舉言之此警戒之深意也夫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此言行順以致太平之事也小洲曰渚廣平曰原所謂明於順者原非苟徇乎人而必本於禮以為治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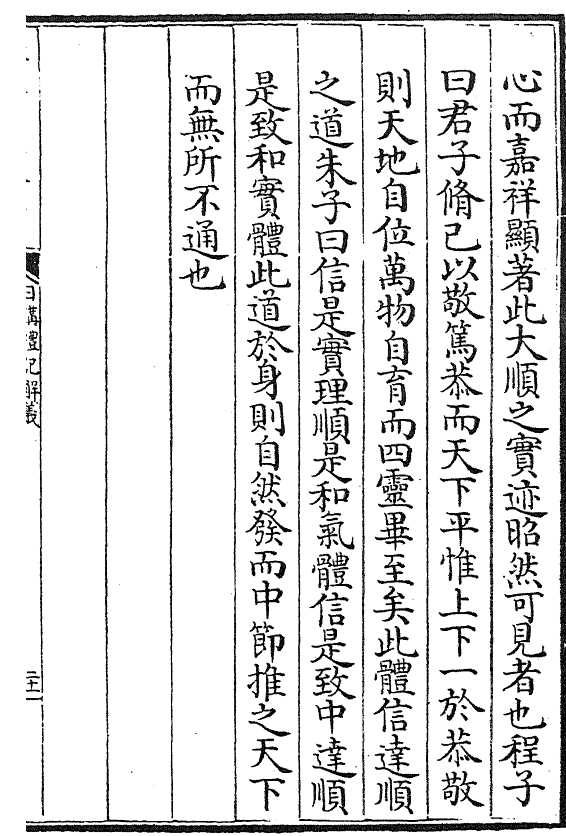
禮之不同也當殺者不可豐當豐者不可殺所以持人之情而使之稱合事之危而使之安此乃聖王之所以為順也是故因地之宜則不使居山者居川不使居渚者居中原而不致有更徙之困因天之候則於民所需之水火金木與夫飲食而用必以時因人之情則於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禄必當其德凡用民力而無有不順者由是感召天和國不生旱乾水溢螟蝗之災民不罹凶饑妖孽之疾則禮之所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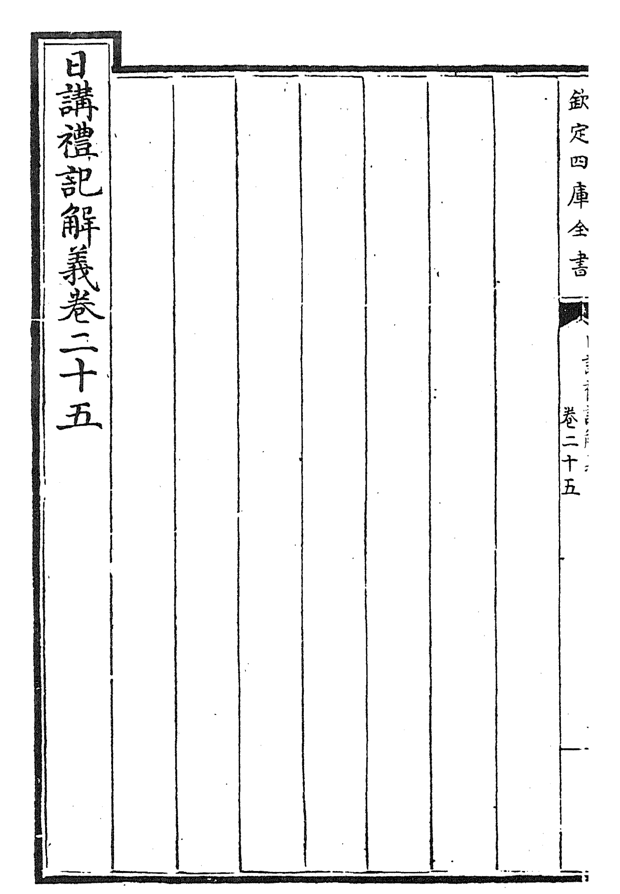
治也至矣寀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聖人以禮治天下其效至於盡人物之性而與天地參蓋夫子之極言禮也有如此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此極言大順之效也膏露露凝如膏醴泉泉甘如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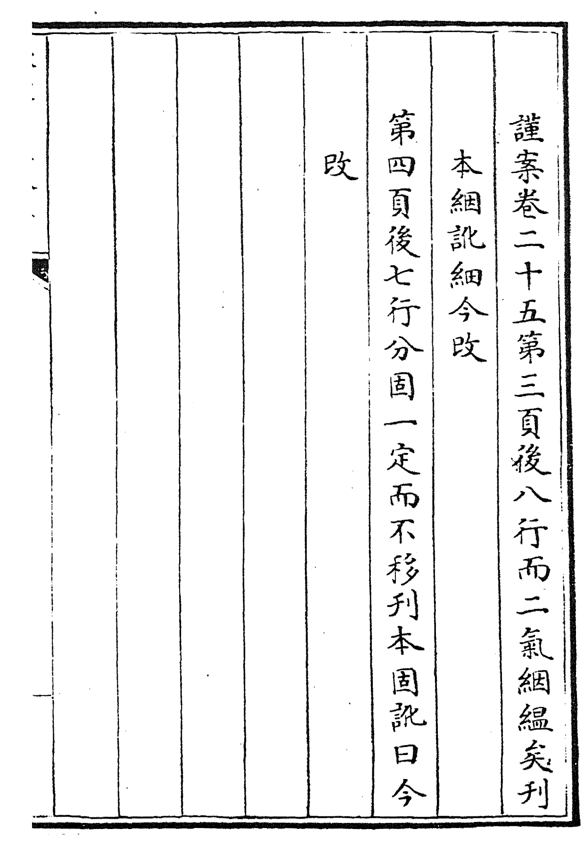
器如銀甕丹甑之類車謂山車不待揉治而自圓曲者馬圖龍馬負圖也椒與藪同惟大順之世嘉祥協應故以天之高而不愛其道以地之厚而不愛其寶以人之多欲而不愛其情天降如膏之露地出如醴之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在於郊之椒龜龍在於宮之沼其餘鳥獸之卵胎以無猶狘之患皆可俯首而闚也此豈有他故哉惟先王能修禮於上以達義於下體實理於身以達和順於人故天地無


心而嘉祥顯著此大順之實迹昭然可見者也程子曰君子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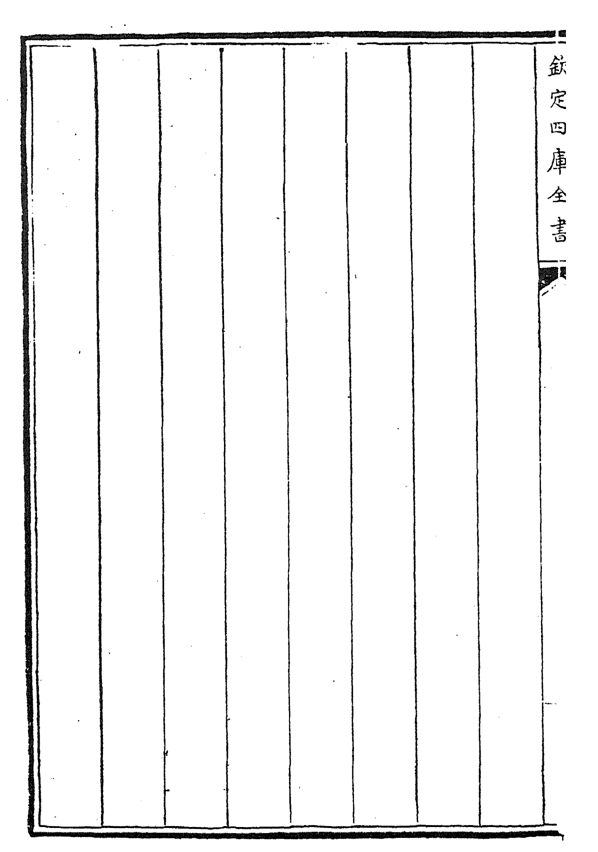
卷二十五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五



謹案卷二十五第三頁後八行而二氣絪緼矣刋本絪訛細今改

第四頁後七行分固一定而不移刋本固訛曰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震
謄録監生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六 七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六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

此明禮之不可無猶器之不可闕也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張子曰禮運語其達禮器語其成

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此言禮之足以成德也箭竹之小者筠其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禮使人成器是故合外內而大備至於大備而周旋無虧所以爲盛德也禮以去僞釋其回邪禮以著誠增其美質措諸躬則正施諸事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而澤於外也如松栢之有心而主於內也此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乎四時

而柯葉初無改易是以君子有禮則外而疏遠者無不諧和內而親近者無所怨恨極之萬物無不懷仁鬼神亦皆饗德則器之所成也大矣案禮以忠信爲質美質即忠信也陳氏謂以禮爲治身之器不如鄭注云禮使人成器意理完備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此言先王制禮之意也昔先王之立爲禮也有本焉

以根柢於中有文焉以顯設於外忠信者文所從出禮之本也義理者本所由章禮之文也無本則不立無文則不行豈可以偏任乎案有本有文此句乃一篇之大指以下反覆申明之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

禮

此舉禮之文而言所以行之之節也設陳也禮之本體不可見而文則顯著而可知必也因天之時設地之財順鬼神之德合人心之同理萬物之宜此禮之所以行也夫天之陰陽寒煖各有所生之物地之高下燥濕各有所宜之產相禮執事之官當隨能而任纖微委曲之物當因利而導苟天所不生地所不養君子即不以為禮而鬼神亦不饗之矣如居山者而

用魚鼈居澤者而用鹿豕則是强其所本無故君子謂之不知禮也案曲禮亦云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此惟通乎禮意者知之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此承上文而言制禮用財之節也定猶成也上下豐凶也殺穀不熟也匡恐也禮非財不行而財非制不

節故必舉其賦稅所入之數而衡量之以為行禮經
常之大法如地有廣狹則禮之倫類以之年有上下
則禮之薄厚視之唯量入為出故年雖大殺而衆不
懼於流亡則上之制禮也有節矣案此與王制冢宰
制國用一段相類陳氏祥道曰先王之為禮節以制
則有所裁節以度則有所限故能於財不傷於民不
害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也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

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此言禮有天人之序而推時之所以為大也革急也詩作棘猶猷通謀也詩作欲聿惟也詩作遹禮為一定之制而序有不同時乃天道之運故為大順則人之倫也故次之體則形之辨也故次之宜則事之義也故次之稱則物之平也故次之如唐虞之際堯舜以德而授受夏商之末湯武以兵而放伐皆非人力所能為蓋天運然也大雅有聲之詩云文王之作豐

邑也非急於成己之謀惟追先王之事而致方來之孝耳此文王之時也而堯舜禹湯武可例推矣陳氏祥道曰時在天順體宜稱在人在天者大在人者小堯授舜舜授禹天與賢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

也

此申明順體宜稱之意也大夫士無田則薦以羔豚

官指助祭者而言百喻衆也臺門門兩旁築土為臺

所謂兩觀也天地有圜丘方澤之祭宗廟有禴祀烝

嘗之事父子有孝慈之道君臣有仁敬之義其倫序

出於自然此所謂順也社稷有祈報山川有望祀之

事天神人鬼有内外之祭其尊卑定於固然此所謂

體也喪有殯葬祭有獻奠之用賔客有接際享贈之

交皆隨事以制其宜此所謂義也儉者羔豚而祭而百官皆足豐者大牢而祭而不為有餘皆因人而辨其分此所謂稱也諸侯有國必以龜為寶而決國疑以圭為瑞而申國信若大夫之家則不寶龜不藏圭亦不得如諸侯之壯國體而設臺門凡以云有稱也案時如太和元氣無所不統順屬仁體屬禮宜屬義稱屬智智成終而成始故特申言之以起下文也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

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

此言禮以貴多為稱也一廟謂下士也諸公上公也介副也牢大牢也五重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禮之為制有以多為貴者以廟數言之惟

天子備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惟一廟以豆數言之天子朔食堂上之正羞二十有六若諸侯相食則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若食大夫則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朝於天子其輔行之介有七所賜之牢亦有七大夫聘於天子則五介五牢天子之席獨設五重諸侯則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葬以七月用五重八翣諸侯則五月而用三重六翣大夫則三月再重四翣此皆尊者多而卑者少是以多為貴也陳

氏祥道曰先言廟而繼之以豆介牢席先神後人之序由豆介牢席而繼之以葬養生送死之序也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此言禮以貴少為稱也食飱也大路殷木路繁馬腹

帶纓鞅也染絲而織以為罽五色一匹曰就七當作五禮又有以少為貴者如天子以天下為家無客禮故無介祭天用特牲貴誠也天子適諸侯而諸侯奉膳亦止犢牛敬君一如敬天也諸侯相朝主君行享禮畢惟酌鬱鬯之酒以獻賓而不用籩豆之薦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行聘之大夫則酌以酒又薦以脯醢是須味稍多也天子每一餐輒告飽諸侯再大夫士三皆待勸乃更餐庶人自食其力故無餐

數飽而後止大路為祭天之車貴其質素故馬亦少飾而繁纓皆一就次路則繁纓七就二王之後享王以圭享后以璋雖曰圭以馬璋以皮而皮馬不升於堂是獨用之也饗禮於酬爵之時則以琥璜將幣不特達也鬼神之席不假多重以為溫故祭用單席諸侯視朝於大夫則人人揖之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此皆尊者少而卑者多是以少為貴也案孔疏天子無介其實餘事亦有介故邑人共介邑是天子

臨鬼神使介執圭也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内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此言禮以貴大貴小為稱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皿食器盤盂之屬爵散觶角皆所以酌酒者缶壺甒皆所以盛酒者禮又有以大為貴者如宮室之量

則天子之堂廣九雉公侯七雉伯子男五雉皆三分其廣以二為内器皿之度則天子之路弓斗房皆謂之大而其餘則否棺椁之厚則尊者之棺四重卑止一重椁必周於其棺丘封之大則冢人以爵等而為之度此皆以大為貴也又有以小為貴者如祭禮獻尸主人貴則以一升之爵佐食之人賤則以五升之散其舉而自飲也尸尊以三升之觶主人卑以四升之角至為子男之饗禮諸臣之尊用缶壺缶大於壺

陳於門外壺容一石陳於門內君之尊用瓦甒容五斗而陳於堂上此皆以小為貴也案王侯之祭儀禮亡舉觶舉角者士禮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鄭注知五獻是子男也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

此言禮以貴高貴下為稱也堂堂階也下猶低也廢去也禁承酒尊之器士用之棜亦禁也謂之斯禁大夫用之禮又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視堂下相去九尺諸侯則七尺大夫則五尺士惟三尺天子諸侯並為臺門此皆以高為貴也又有以下為貴者天子祭天之禮至敬無文燔柴於泰壇畢惟掃地於壇下致潔而設正祭天子諸侯享禮之設有酒尊則廢去其禁大夫與士鄉飲而設酒尊大夫用無足之棜士

用有足之禁此皆以下爲貴也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緑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冪椫杓此以素爲貴也

此言禮以貴文貴素爲稱也龍之狀袞然謂之龍袞畫於衣者白與黒謂之黼其文爲斧黒與青謂之黻

其文為兩已相背皆繡於裳者冕祭服之冠也前畧俛故謂之冕以采絲組貫玉為旒謂之藻琢當為篆𣙗杓以白理木為杓也鼎或作幕禮又有以文為貴者天子之祭服繪龍於衮極其文明以象變化諸侯繡黼以取其斷大夫繡黻以取其辨士玄衣纁裳而不得繡繪天子之冕以朱綠二色之藻貫玉而垂為旒前後各十有二以則天數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士三旒此皆以文為貴也又有以素為

貴者敬極其至則不以文飾為美見父之族黨不為

折旋揖讓之容天子朝日月之大圭無篆刻之文大

古之羮無鹽梅之和大路質素而以蒲越為席犧尊

刻為牛形羃以粗布樿木為杓不加雕飾此皆以素

為貴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

言稱也

此總結上文之意也孔子嘗曰禮誠不可以不加省

察也夫禮之等不同而皆有當然之則能不豐不殺而悉如其分焉則得矣正以宜殺而豐必失之有餘宜豐而殺必失之不足禮欲其相稱也馬氏曰自禮以多為貴至以素為貴皆禮之寓於形名度數者其用不同而悉歸於稱故引孔子之言以結之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内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

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此又申言稱字之義也詡猶普也徧也產生也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凡禮之以多為貴者是敬之著於物而為外心也所以然者以盛德之發揚昭著溥徧萬物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此豈得不以多

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於外也禮之以少為貴者是敬之存於中而為内心也所以然者以德産之致極於精微雖備天下之物而有不足以稱其德者此豈得不以少為貴乎故君子慎其獨於内也古之聖人内之以為尊外之以為樂少之以為貴多之以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非有意於簡而不可多也非有意於繁而不可少也唯其稱也案鄭注謂萬物皆天所生是德之發於外也然其所以致此則甚精微而

不可見聖人之德亦猶是也方氏慤曰内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明乎禮之不可寡而貴於大者高者文者覗此矣明乎禮之不可多而貴於小者下者素者覗此矣此所以為稱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

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葢得其道矣
此亦承上稱禮之意而約之於慎也君子謂大夫以上匹偶也士微賤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謂之匹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冠系以組為之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栱藻棁畫藻於梁上之短柱唯禮貴於稱是故有位之君子用大牢而祭則謂之禮若匹士亦大牢而祭是取非其有則謂之攘昔齊大夫有管仲者鏤簋朱紘而僭天子之

器山節藻梲而僭天子之居是過於豐也君子以為濫而無制矣又有晏平仲者祀其先人不用少牢而用豚豚之肩至於不足揜豆服澣衣濯冠而以朝是過於殺也君子以為隘而無所容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致其慎也禮乃衆人之紀也紀散即亂所從生而行之謂可弗慎乎孔子曰我有不戰戰則克有不祭祭則受福葢誠得乎戰與祭之道矣案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是故上不僭上而下不偪下夫子

之所謂得其道者蓋亦唯其稱而能慎焉故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此言祭祀之所宜戒也麾快也先時而祭曰蚤葆褒也嘉事冠昏之禮也君子曰祭祀以致孝乎鬼神不祈福也因乎時不以蚤為快也器幣有定制不以褒大為可樂而失之豐冠昏之奠告有常儀不以嘉事為可善而失之瀆也牲不及於肥大薦不美夫多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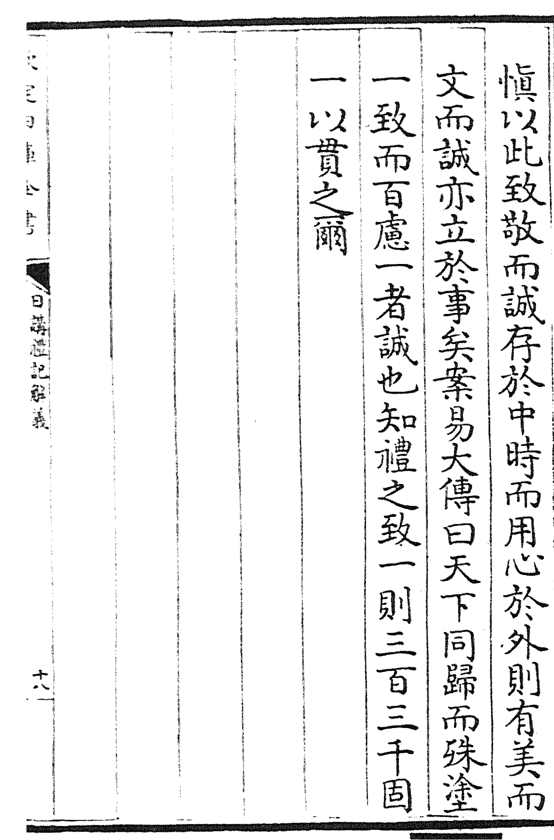
有以小與少為貴也案孔疏祭以存親耳非謂就親
祈福報周禮六祈非禮之常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
於奥夫奥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此言孔子正魯禮之失也臧文仲名辰魯大夫夏父
姓弗綦名逆祀躋僖公也奥當為爨爨即先炊之神
謂之老婦孔子曰人多以臧文仲為知禮者自今觀
之其亦安知禮矣如夏父弗綦為典禮之官於魯之

廟祀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以臣而先君以庶而先適也文仲柄政而弗能止是不知禮者一矣古者孟夏迎氣祭火神於郊則以燔柴而弗綦用之於爨夫爨乃老婦之祭也但當盛食於盆盛酒於瓶而已以賤為貴而文仲弗能止是不知禮者又一矣案夏父弗綦之失禮意文仲實主之故左氏亦以為縱逆祀也孔疏云祝融古火官之長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奥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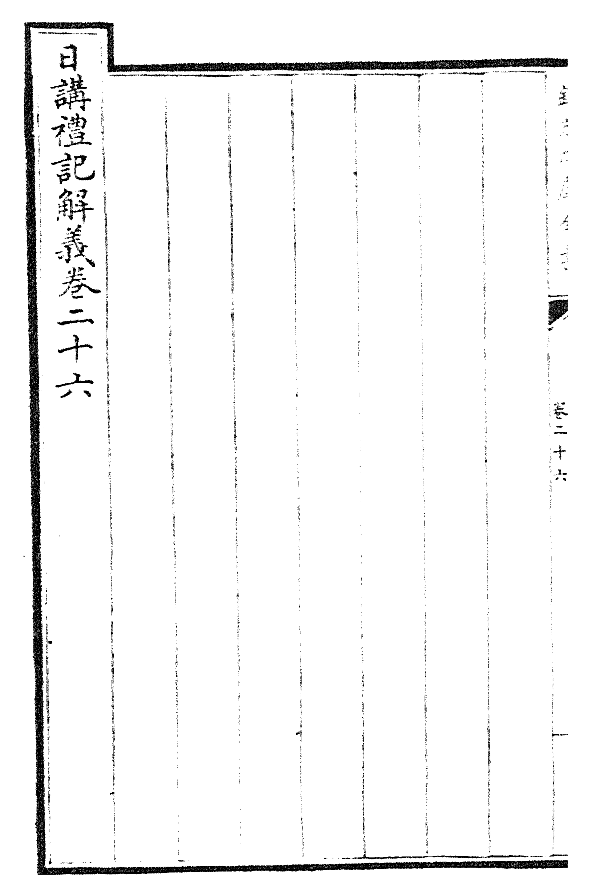
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奥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祝融幷奥及爨三者所以不同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此言行禮必本於誠也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

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若語辭先王之立禮經制詳盡猶人之身體百骸全具也體有不備君子即謂之不成人苟設之不當猶不備也故禮之全體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不可以損小不可以益顯不可以揜微不可以大也夫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謂備矣要必設誠而致行之則其致一也人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亦豈有行禮而不本於誠者乎是故君子之於禮也時而用心於内則有所竭情盡



愼以此致敬而誠存於中時而用心於外則有美而文而誠亦立於事矣案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一者誠也知禮之致一則三百三千固一以貫之爾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二十五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七

禮器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撕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此歷言體備而當之事即誠之致一者為之也討去也撕芟也摭拾取也禮惟其宜故君子之於禮也有

當直情徑行如始死則哭踊無節也有當曲為降殺如父在為母期也有當按其經而平行之如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也有當順其敘而討治之如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也有當芟取貴者之物以播於賤者如登俎及羣臣而賤者亦均惠也有當推進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如二王子孫為賔而用王禮也有當觀象效法而極其文如王者之服物采章也又有觀象效法而文不盡如公侯以下減於王也有卑者之

於尊者捨取一節而不為嫌如君沐粱卿大夫不得同而士反得沐粱也由九者類推之而可以極禮之用矣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此言三代之禮之一而因革隨乎時宜也素青即白黑也詔侑謂告尸行節勸尸飲食也武當為無方猶

常也合餞飲酒為醵三代之禮其本一也制定而民共由之故所尚之色或素或青而禮之大體則夏造於前殷因於後未始有異也周因於殷坐尸而祭為之詔侑也無定所其禮亦如殷其用至誠之道一也夏尸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倚立以俟祭事之終殷尸雖無事亦坐周於祫祭之時昭穆六尸旅酬相酌曾子曰周禮其猶醵飲與是三代之所因所革皆可考而知也案詔侑無方如云就養無方矣旅酬六

尸者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毀廟但有主而無尸故
疏謂是文武二尸及四親廟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
爓一獻孰
此推言禮之至者而舉祭禮以明之也腥生肉爓沈
肉於湯色畧變也孰與熟同君子曰禮主於敬若近
於人情則非禮之極至也故郊以祭天則薦血大饗
以祫祭宗廟則薦腥三獻以祭社稷五祀則薦爓一

獻以祭羣小祀則薦熟案郊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爓熟此但據先設者為主也鄭注謂三獻為祭社稷五祀或曰社稷五祀與五嶽同為血祭不止於三獻當是祭山林川澤如貍沈之祭是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宫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

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

此承上意而言禮有由始也惡池讀作虖沱并州川名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相步扶工也温猶藉也惟近人情者不為禮之至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私自專輒徒起而致已情也此必有所由始也是故兩君相見必有七介以傳命不然則太愿慤而無禮之文賓主必三辭三讓而後至廟中不然

則太廹褻而非禮之序矣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以后稷配必先祭於頖宫之學以告后稷晉人將有事於河則必先祭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則必先祭配林而當未祭也又必三月而繫牲於牢七日戒而散齊於外三日宿而致齊於内所以為慎之至也故賔禮有擯以詔之樂工有相步以導之所以為温之至也陸氏佃曰魯人告后稷於頖宫以配上帝晉人告惡池以配河齊人告配林以配泰山雖曰告之實

以肄習其禮即事有漸也皇氏侃曰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自承藉故曰温之至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此言先王制禮之意也醴酒五齊第二酒鸞鈴也刀環有鈴莞蒲席簟竹席稾鞂除去穀之稈也禮也者

匪徒以其文蓋將反乎人心之本脩乎古先之制而不忘其初者也以反本言之如居喪有擗踊哭泣之事曾不待於詔告以發於心之所固然也朝廷有養老尊賢之事不能不樂之以樂以愜乎心之所同然也以脩古言之如祭祀用醴酒而列尊在玄酒之下割刀利用而廟中必鸞刀是貴莞簟至安而郊禮必稾鞂是設此皆所謂不忘其初者是故先王制禮節文雖繁而必有主焉故後之人可以稱述而多學也

案有主即致一之謂而所以反本脩古之要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此言禮為觀物之要也物猶事也君子曰人而無節於內者則不知禮之所由制將觀於物而弗之察矣蓋事物至繁而未有不受裁於禮者欲察物而不由禮其弗之得也決矣故作事不以禮者不能存其敬

出言不以禮者不能立其信此可見禮為事物之極致也案禮主於節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精求之則所以節性而推是以裁成輔相者不外焉故下文條舉而廣言之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此言先王制禮之本於天也財與材通財物疏謂猶

才性也唯禮為物之致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亦因其財物之性以致其義焉爾夫萬物本於天而君子法之故凡舉大事必順乎天時為朝夕必依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乎丘陵為下必因乎川澤是故天時雨澤所以不已於生物也君子之德亦亹亹不已而上達於天則與天合德而制禮有其本矣案註疏大事祭祀也順天時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朝夕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高下謂圜丘方

澤玩上下文義但統言君子之法天不必專指祭祀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
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
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
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此承上而言達亹亹之實也置謂使之居其位也升
上也猶成也吉土王者所卜建都之地也君子之達
亹亹也既内以盡之於己又外以資之於人是故昔

先王於有德者加諸上位有道者隆以禮貌有能者任以職守既舉賢而置之復聚衆而揞之而使各謹於其職於是因天之尊而制為祀天之郊禮因地之親而制為事地之社禮五年巡守則因名山而上其治功以告於天每歲郊祀則因吉土而致其明禋以格夫帝由是升中於天而瑞物以臻則鳳皇自上而下降龜龍自遠而來假饗帝於郊而休徵以應則風雨不過其度寒暑不爽其期是故聖人南面而立恭

已無為而天下大治者誠以聖人之於天道有通極而不二者也宲達亹亹者詩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者書所謂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也賢才之生乃帝心之所簡是故聖人之至德莫大於格天饗帝而饗帝之實又莫大於用賢是故大有為有賢之卦鼎為養賢之卦其彖辭皆曰元亨而其大象一則曰順天休命一則曰正位凝命也鄭注引孝經說以升中為封禪則近於矯誣而非聖

人所以事天之本矣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此言聖人有法天之至德因舉祭禮以明之也罍尊刻為雲雷之象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小鼓謂之應惟聖同天在天道為至教而在聖人為至德蓋

觀於祭禮而亦可知也廟堂之上則罍尊在阼犧尊

在西廟堂之下則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樂之器尊

西也君在阼夫人在西房以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此

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尊東也君在阼而西酌犧象夫

人在西而東酌罍尊是禮之交動於堂上縣鼓主倡

而引之於先應鼓主和而繼之於後是樂之交應於

堂下所以為和之至也案天道至教聖人至德鄭注

以為目下事蓋是承上起下之辭上言饗帝此言饗

親所謂至德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此即禮樂而言觀物之事也與猶示也禮以報本而為反其所自生樂以彰德而為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而使之不過其脩樂也以導志

而使之不淫故觀其禮樂而世之治亂可知也蘧伯玉嘗曰惟君子之人其心明達故觀於器用而知其工之巧觀於動作而知其人之知是故君子必慎其所以與人者為夫人之將以是而觀之也案禮樂者聖人以之治世而君子以之治身達之云者惟其有節於內焉故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

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羮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
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
於此乎
此言人君廟祭之敬也盎盎齊也詔告也羮肉汁定
孰肉也道言也祭之明日繹祭於廟門旁謂之祊敬
者禮之本也如大廟之内君與后必躬親之此敬之
至矣當迎牲之時君親出廟門牽牲以入大夫贊佐

執幣而從及殺牲畢而進血與腥君親制牲肝以祭神於堂而夫人執酒以為獻此時卿大夫則從乎君命婦則從乎夫人君與夫人之心洞洞乎其敬而表裏無閒也屬屬乎其忠而純一不雜也勿勿乎欲其饗之而勉勉不已也牲入則以幣告神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則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既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而告神於堂此三詔皆不同其位者蓋言鬼神無在而無乎不在將遍求之而猶未得也

於正祭而薦腥爓則設祭於堂於祭畢而行繹祭則為祊乎外故古語曰不知鬼神之所饗於彼乎於此乎此可以見其敬之至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此言王者祫祭之禮之義也注讀肆為陔者周禮鐘師掌九夏尸出入奏肆夏客醉而出奏陔夏也祭禮有隆殺故一獻則從其質三獻則致其文五獻則加盛而察七獻則轉尊而神惟大祫之祭升羣廟之主合食於大祖之廟而謂之大饗斯禮也報本獨隆其王者之事與試觀大饗之所陳牛羊豕三牲之外又有魚醢麋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品味之薦皆四時和氣所生示王者能贊化育也納侯邦所貢之

金於廟所以示親附也加璧於束帛之上尊王者之德而比於玉也龜列於前重其能先知吉凶也金次於龜見人情之和也荊之丹兗之漆絲豫之纊揚之竹箭莫不咸在示王者與衆共財而天下不得私其有也其餘九州以外蠻夷之國無常貨但貢其國之所有示王者德澤之能致遠也諸侯来助祭祭畢而出歌陔夏之詩以送之以明其不失禮也夫陳列極華夷之美則備物矣奔走致諸侯之貴則盡官矣王

者惟以孝治天下故大饗於廟儀備九獻直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以為禮之至隆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賔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此承上言郊廟而總結之也先王祀帝於郊不尚文飾乃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主於親親乃仁之至也喪禮主乎哀乃忠之至也斂服葬器之畢備亦所以盡

人心而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主乎尊賢乃義之至也合而言之則忠亦仁也敬亦義也仁義存於中而禮達於外君子而欲觀仁義之道舍禮其何所本乎案禮與仁義皆性也而道則仁義之著於外者苟非行禮則不可得而見故曰禮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此言禮待人而後行也道猶行也君子曰質文不可

偏廢而質在所先如甘者味之美質也甘屬土土王於四時故甘能受衆味之和白者色之美質也繪畫之事後素功故白能受衆色之采忠信乃人之美質也禮無本不立故忠信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每事虛偽禮不可以偽為於外是故禮以得其人為貴也案首章言如竹箭之有筠者文也如松栢之有心者本也二者相須而禮必以忠信為質故於此復推本言之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此言禮貴能行而不可以輕議也旅祭名謂旅五帝及四望也孔子曰甚矣禮之未易行也有人於此誦詩三百而能言或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自卑而尊或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自內而外或不足以大旅即大旅具矣猶未必其合德於天而足以饗帝也禮

其可輕議乎案此承上文得其人之意而言自一獻以至饗帝蓋未有不本於忠信者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此言子路之能行禮也逮及也闇昧爽以前偏任為

跛依物為倚質正也子路嘗為季氏宰矣季氏每祭家廟逮闇而行事至夕未畢又繼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至此而亦倦怠矣甚至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此泥於周人祭日以朝及闇之文而失其義者也他日祭而子路與當正祭之時事尸於室則外人將饌至戸內人於戸受之而設於尸前內外異位而相交恐費時也正祭之後擯尸於堂則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上下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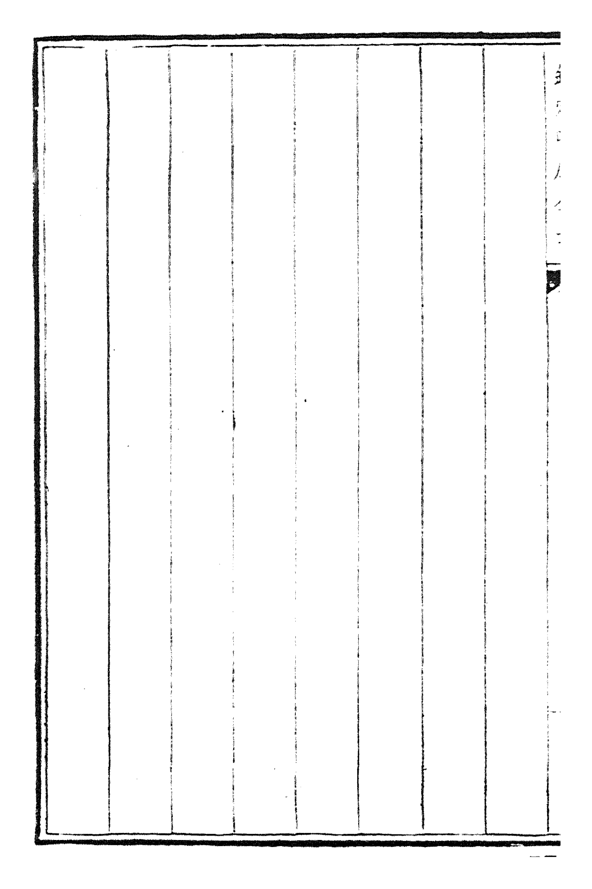
位而相交亦恐費時也是以正明而始行事晏朝即退初不至於倦怠焉孔子聞而善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蓋勝於季氏之日有不足者多矣案禮以敬為主與其久而怠固不若速而敬之為得也子路有忠信之質乃所謂得其人者此篇言禮以成器巨細兼該而必推本於忠信又引子路之事以實之足使後世之學禮者有所據依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七

謹案卷二十六第二頁前一行而柯葉初無改易刊本柯訛何今改

卷二十七第二頁後八行謟倄無方刊本謟訛昭今改

第三頁後五行此有由始也刊本始訛已據集說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張賦京